

艺术家谈大师·勃鲁盖尔//刘虹编著//岭南美术出版社



# 勃魯蓋爾

# Bruegel



画家与鉴赏家 1565—1568年 素描 25×21.5cm

# “农民勃鲁盖尔”

刘 虹

顺次浏览西方美术大师的典藏，或许会在许多闪光点上驻足，然而当你的视野里充满了无数希腊神话、圣经故事，或者帝王、贵族、僧侣、富商的形象之后，忽然会在一位大师的作品面前感到一股清醇的气息扑面而来，使你置身于乡间新鲜的空气与泥土的芬芳，你会看到纯朴敦厚的农民形象进入了艺术的殿堂，艺术的历史在这一页展开新颖的篇章，这便是16世纪文艺复兴后期尼德兰一位具有总结意义的大师——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1525—1569年）的艺术世界。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勃鲁盖尔，早期农村生活的经历给其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整个画家生涯当中，他常常浸迹于乡间农民的各种活动，质朴无华的心铸就了艺术家的审美取向。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以神为内容的辉煌模式不是他承袭的榜样，对于庄重、华贵、神圣的艺术样式与生俱来的排斥，使勃鲁盖尔彻底地将天堂的艺术转变为人间的艺术，并把它融进了对普通农民的情感之中。对早期的勃鲁盖尔深具影响的是希罗尼姆斯·博施的艺术，这使勃鲁盖尔一度热衷于运用超现实的魔幻象征和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描绘一幅幅正义与邪恶的争战图景，如《疯狂的格丽特》、《反叛天使的坠落》、《死之胜利》等。但在勃鲁盖尔一生众多的作品中，最足称道、最具勃鲁盖尔图式特征的，却是他那些直接描绘农民生活情景的风俗画以及那些壮阔辽远的大风景。这类作品完全摆脱了博施艺术的影响，其独特性使勃鲁盖尔的绘画成为艺术史中无法略去的一笔。那活跃在《农民的婚礼》、《农民的舞蹈》中的人们是自信与自足的一群，是强悍与欢乐的一群，是不为重负摧折和生命能量涌动的一群，在这些稚朴生动的画面中，村民们仿佛在唱着自己的歌，而非艺术家为其编排的歌。

在写实艺术纷繁的历史遗产中，勃鲁盖尔图式是极有味的。

首先在构图方式上，绘画由意大利文艺复兴诸杰的神圣题材一步步演化到勃鲁盖尔表现的俚俗生活，美的规范发生深刻变化，唤起崇高感的画面构图方式让位于自由随机的组合，这使勃鲁盖尔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的寓言式的游戏化情节得以随意布置出一幅幅大地生灵生生不息的人文景观。

像许多大师一样，勃鲁盖尔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素描画稿，这些素描使我们注意到勃鲁盖尔艺术造型中的线性因素。线的准确生动的运用，使描绘对象在简练的处理中获得了深入的效果。单纯稚拙的造型追求也在素描中给出了

鲜明的意向，尽管经过“随类赋彩”处理后的油画中，立体化的视觉幻象遮蔽了线，但在物像清晰的边缘处理中，在平面化、剪影化的树木枝干的布置中，我们仍然可以阅读出线在勃鲁盖尔艺术语言中的生命力。线性的绘画倾向使勃鲁盖尔的艺术形态既区别于古典艺术中注重光影体积的卡拉瓦乔，又区别于以光色氛围为主体的印象主义艺术。线直接作用于形，比较色而言，形在勃鲁盖尔的绘画中成为语言主体。在大量的以民俗风情为母题的绘画中，我们看到了勃鲁盖尔浑圆的形象世界。《童戏》、《农民的舞蹈》、《农民与摸鸟巢者》等作品中的人物造型皆被归纳在卵石般的圆形中，这种被简化了的单纯的造型，以其结实内敛而让人感到了一种夸张的力。同样的造型追求在以后的许多艺术家如马约尔、晚期的雷诺阿等人的作品中也明晰可见。在他以风景为主的重要作品《雪地狩猎》中，我们也看到勃鲁盖尔对圆团形状的极好运用，画面中由近至远以平面剪影方式设置有序的大树和灌木丛，一团团一簇簇，成为画面形式内容的主要构成，其巧拙相宜、繁简有致、既单纯概括而又不失丰富细腻的画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尼德兰乡村深远美丽的冬日风景，同时又为我们留下了写实艺术富于抽象形式意韵的极好典范。

在勃鲁盖尔的时代，艺术的功能是再现自然的，然而好的再现艺术在绘画的深层语言结构上仍是艺术抽象关系富有意味的组合。作为自然状态的物体，它具备多种外观属性，而艺术家总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审美意识去筛选与强化它的某些属性，排除、割舍与削弱另一些属性，自然对象在经过了这种特定方式的处理、调整和重组之后，被控制在艺术家的图式结构和形式秩序当中，成为包含艺术家个人独特语言的艺术外观。这种外观的风格化以一种符号性使我们得以将历史上各位写实艺术大师的面貌截然分开。勃鲁盖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为艺术图式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范例。而今天，同样作为艺术实践者的我们，也恰恰是从这个角度走进勃鲁盖尔的世界。

四个多世纪以前的艺术家勃鲁盖尔就是这样以他独具魅力的方式，使那些欢乐、谐谑而又愚拙的村民，那视野深远的壮丽风景，那自由而又有机的构图组合，那浑圆简约的造型，那部署有序的黑白配置和那以娴熟的油画透明技法所造就的平实凝滞而又厚重的表现手法，使作品具备了不衰的艺术生命力，为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开拓了新颖的前景，成为一脉艺术风范的源头，人们每每追及那位16世纪尼德兰大师的名字，那个被称为“农民勃鲁盖尔”的人。



1 童戏 1560年 油画 118×161cm





2 反叛天使的坠落 1562年 油画 117×162cm

3 死之胜利 1562年 油画 117×162cm





4 疯狂的格丽特 局部 1562年 油画 115×161cm



5 晒干草（7月） 局部 1565年 油画  $117 \times 161\text{cm}$



6 农民的舞蹈 1567年 油画  $114 \times 164\text{cm}$





7 基督背十字架 1564 年 油画 124 × 170cm

8 雪中狩猎 1565年 油画 117×162cm





9 牧归 1565年 油画 117×159cm

10 伯利恒的户口调查 1566年 油画  $116 \times 164.5\text{cm}$





11 伯利恒的婴儿虐杀 1565—1567年 油画  $116 \times 160\text{cm}$

12 农民的婚礼 1567年 油画  $114 \times 163\text{cm}$

